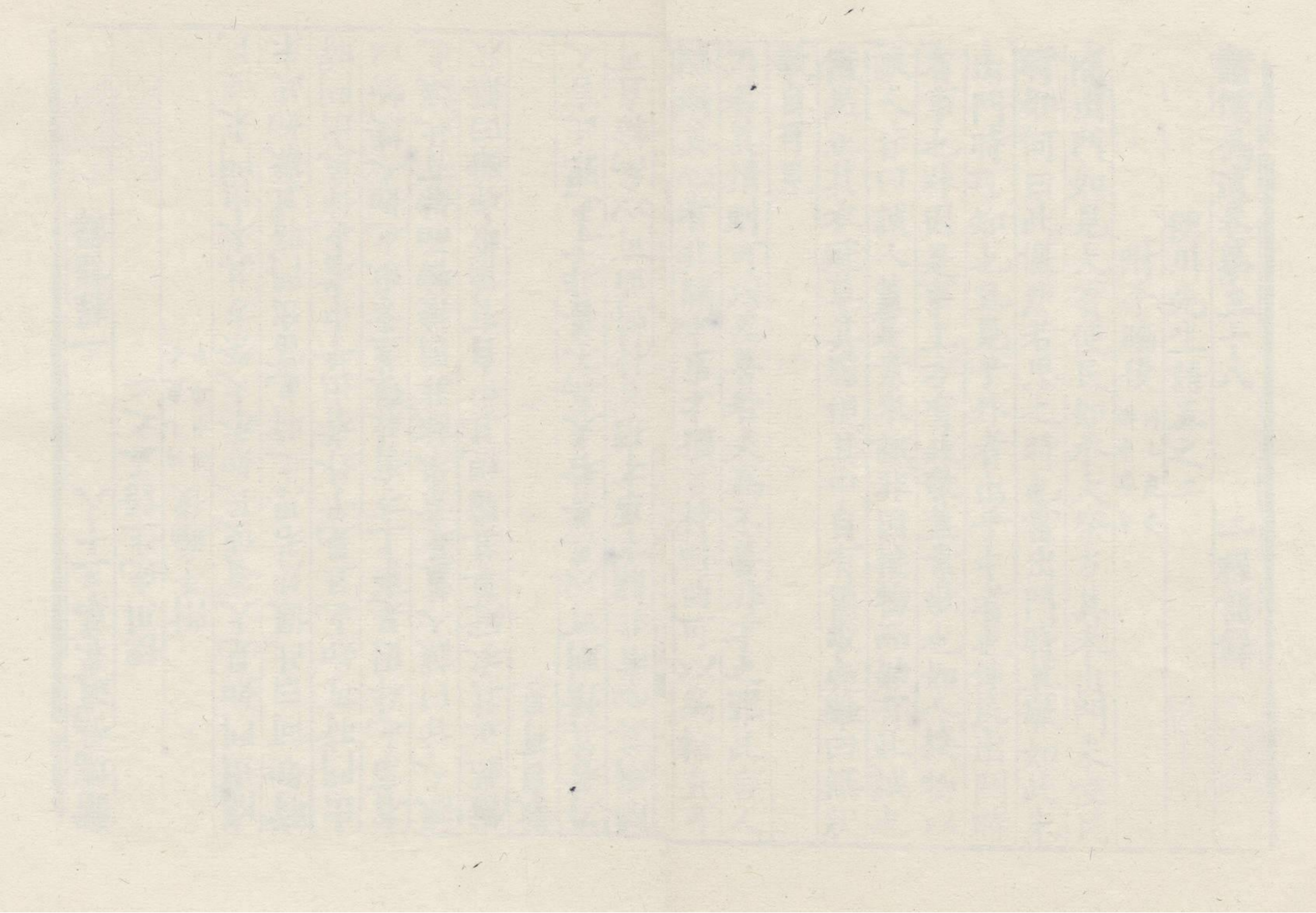


詩  
說

六



詩說卷第八



信安劉克學

鴻鴈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嗒嗒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  
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居宮室蓋猶舊

詩說卷第八

早

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獫狁  
蠻荆未至於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  
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  
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  
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  
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處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  
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  
有宣驕之語夫若止為處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惑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之子爲使臣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也于時宣王不克終之失未彰詩人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侈心之放也殆不可謂如初者也若靈臺不日成之之詠於其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強爲之解釋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窮乎鴻鴈者隨陽之鳥以寒暑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似若宣王於野澤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之文以實之宣王興宮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爲興言不得安居與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劬勞于野非京邑明矣爰及二字蓋明其本心也以興宮室之故使之遷焉以中澤之地于此而築垣墻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爲可哀也與哀鳴嗷嗷相應迨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勤勞故三章皆以爲言二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真他日之安者肅肅言其衆也二章旣集矣三章乃至於哀鳴嗷嗷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未忍顯斥其過雖以宣驕爲愚亦爲君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旣彰公以爲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讒言其興固可見斯于築

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爲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放如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夫以朝觀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刺其晏朝之漸爲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而夜鄉晨宜宣后之謂愆也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之常法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

何以爲規乎且飛隼與沔水豈相近哉何得取而並言  
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爲言其三章則去沔水專以  
隼言宜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甚微且  
沔水者漢水也漢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嶧冢導漢東  
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  
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  
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爲湖湖在江之南旣入江  
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  
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

詩經卷之八

四

身

之耳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爲滎曰出于陶丘北亦行地  
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曰江河淮漢是也漢水之獨  
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強以此  
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  
宗混而一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則其旨著矣正  
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  
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矣猶有知周末盡泯滅也故  
以沔爲喻其間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  
此詩人所憂也幽王大戎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

年後當時已有此幾天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湯  
湯發焉者不得而乘此惡也隼者搏擊之禽鷙鳥將擊  
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止二章飛而且揚作其搏擊  
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喪亂者言不以危亂為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  
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  
之甚處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繞壁行彷徨是也  
詩旨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君之不可救藥者也訛言  
者非但為偽言若有驚訛為禍亂之證者乃不以為懲  
戒反以我之所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讒毀之耳此  
喪禍之所必至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  
射之于鄭者雖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曰難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  
宣王之多生慝諸侯多獲貳僨以杜伯之事推之則  
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為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  
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千紀之兆乎卒  
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矣民有訛言而玩之  
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問甚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  
伏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臯

詩經卷之八

卷之八

五

澤也鳴於臯而聞于野終又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  
之與已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二章魚在渚  
者及潛在淵矣賢者之既見而復隱潛則不爲我用矣  
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這有  
所指鄭氏以爲喻小人亦幾天擇與穀亦類所指謂何  
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藝  
之檀檀任重之材也可以爲車輻園有樹檀見其能任  
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  
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爲訓也故樹檀於園爲可樂天乃



有妨賢害能者焉樹之將以為用也其下乃有擇落之  
物有惡木之穀豈其類乎非其類則傷之者至焉故攻  
而治之者詩人皆以為它山之石石之磨礪而金愈利  
石之琢削而玉愈美若是則鶴留擅之喻未足以盡賢  
者之美如金如玉小人愈害之而愈光明雋偉天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  
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  
之尸饗

詩卷之八

七

昌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奔播之禍者不但於姜戎之敗  
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  
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守在四夷  
可也乃曰胡轉予于恤三章同辭則一詩之大旨也上  
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二  
章無底止奔播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奔播之亂口饗  
之責屬之母乎母之尸饗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  
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母之尸饗似若不為臣民發此語  
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愛皎皎白駒音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優游勉爾道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楚詞招隱之意白駒况其精潔也以絜維之辭  
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  
豈乘白馬而往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空谷言耶馬

詩經卷八

四

昌

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味詩人之旨  
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曰影穿屋謂之白駒白駒  
在空谷若日影穿林木炯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二  
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猶召南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之意徐釋子之所取乎如以為賢者所身及馬之所食  
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  
猶甘盤遯于荒野既厭終罔顯之意

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帶不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不援此詩為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謂此邦之不可處者亦知止之義也語黃鳥以無啄無集則鳥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母以為安也我將去之者也此邦之人似若惡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邦亂邦之比也梁粟黍皆以我言猶父兄族之為己親也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文武幽厲之興民之好惡善惡相反之速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民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為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難盡通耳合而求之其實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為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  
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采苟合者北宜其無終焉  
後世之俗周衰已有之但卒章又與前一章異不思舊  
姻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其管氏三歸之類乎魯  
論引誠不以富字與此異不以是為義也富非多財之  
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爾風俗之  
變乃至是乎

斯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元及帝矣式相

詩經卷八

十一

昌

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真君子攸寧下莞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尾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維

是詩記宮室之盛爾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天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圯壞宣王中興整其故宮曷爲至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哉以詩辭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川之勝大營宮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虛上林猶能用此法況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右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田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曰中興時猶多種諸侯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宮室畜牧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後世合始終而槩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筭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天保定之漆漆

詩人例多反辭如無競維人甚言其競也無羊甚言其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豈尚其富哉其二章曰爾牲則具視首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之家賓祭用冰則卿大夫非所宜畜矣况爲天下主乎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而夸牛羊之多豈宣王之所用心於此乎何所詠之卑也序以詩有畢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若詩人之旨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節南山

小雅

曾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是秉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國

事非指監誘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弘多民言無嘉憯莫徵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大戎之禍起文武成康之業  
蕩然無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  
詩及正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訾訾則民  
言之無辜甚矣天竊疑宣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  
水之卒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之末  
年已有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之

詩經卷八

星

世宜其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特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  
不可解豈一朝一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不弔且矣天不宜空我師

周末有戎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  
心固已危之矣訛言屢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  
周室之強不虞其一變而遂滅也玩而忽之詩人豈過  
於憂者逆知其勢必至於大敗禮壞若燭照數計是以

憂之深言之切以爲蕃盛之區必至於殲滅爲不忝荆  
棘之場矣故有空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嬖仕

此章明秉國者喪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爲責幽王委  
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  
人亦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  
專其國也弗仕者自踈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  
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夷其

丁

國語卷八

四

五

心廢退其人母以小人至於自陷於危殆也其原起於  
媿所親愛而尊寵之反誣人聽以爲詢謀於君子者也  
此固後世專國者之常態乎察其情之深故疾之之辭  
切也無仕姻婭顯植私黨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訖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  
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爲義雖莫知其的要意是天意之所不予而已屆之  
訓至者多矣特闕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歌一闕言  
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爾天



雖不我予人之爲不善如有至極則人心之怨怒亦少  
息矣人之爲不善如少平夷則人之惡怒亦遠去之矣  
言人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詩人逆知大戎之禍必大壞周室故其辭多哀亂未形  
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爲辭  
月陰氣也生魄也如生明一日之度而頓異於昨者月  
之生也鄉士惟月者也

詩記卷八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強可以馳騁而四方蹙蹙不  
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夷狄未損其  
也宣王之初雖能伐獫狁威蠻荆而千畝之戰王師敗  
績美戎遂莫制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雖項領之馬  
舉四方無可往之所矣蹙猶日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念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予  
戟焉故曰爾予爾惡皆濟其惡也夷憚皆以既言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  
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  
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  
且誦曰訕皆以忿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衆矣惟幽王  
化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

國詩詩卷八

卷八

昌

但見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  
精加詳審然後知其爲平王篡携王之時國人憂之  
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  
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託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  
于時平王宜曰將挾申甫以逐携王携王獨立無助  
詩人專以已之惇獨以言携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  
之及故多隱辭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為陰之始凝夏之四月  
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為霜相  
反甚矣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者聞聽既駭我獨憂  
之可謂小心也已瘋憂若憂在內痒證在外者也心之  
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瘋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  
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為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

詩三百卷之八

早

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莠言  
之說豈惡莠亂苗之義惑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莠言  
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柢來歷之義止自口中撰成其可  
憂愈甚憂之太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猶兔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義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為心而以祿仕為言似  
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蓋詩人以民庶而憂

國念我無祿猶朝不坐燕不與之意不但以無祿於時  
爲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祿似不與上祿字相涉  
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鳥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爲棟梁之材者也顧乃爲薪蒸  
乎殆指堯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爲  
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大戎蔑周之後既能  
有定無人不可爲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言此  
者憎其下位者爾故曰伊誰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山以高爲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  
宗周之蔑也卑而至於爲岡陵固已陵夷矣尚不知所  
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  
與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其矣鳥之雌雄非可知也物  
之至微者莫能辨也其糴乃去之無知不能圖存亡之幾  
也聖之爲德豈在鳥之雌雄就使知之何爲也哉特託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占夢所知之末也國勢至此而不知徵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似指實事豈當時皇父爲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故詩人以爲辭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跼天踣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孫權數言操之罪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之始獲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

政也若詩人形容獲平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頌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何爲如虺蜴之含毒螫而欲篡而取之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爲義恐未必然當此時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群姦盤踞尚

一可以用賢為說乎王仲淹與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  
召子讓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携王之孤立  
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携王明矣天之命携王者  
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  
得其說也故以彼為辭仇多訓匹自大戎之變諸侯之  
立携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貫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以詩辭觀之似未有此禍而億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如此國人敢以奇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為携  
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妻  
煽方處故說者不容以為宗周之既滅也詩之次不可  
攷當以詩之辭為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平王方有  
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茲之正指携王之正  
也幽王遇禍褒姒見虜諸侯以携王世子而尊立之平  
王猶在申也故曰今茲之正胡然而危厲如此乎如燭之  
始然又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大  
戎之禍褒姒之威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公天

終其永懷又寔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為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與後章之  
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窒  
矣輸若覆車者也車既覆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  
滅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與這天未陰雨同

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屨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此章似戒宜曰者也謂前日褒姒之禍覆車可鑒所載  
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忽至險  
之憂言大我滅周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為樂當  
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孤其勢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  
之為虐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殷獲  
王僅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潛雖  
伏矣因沼魚而行此辭也指平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

隱也是以慘慘其憂也念國之爲虐似非謂虐政所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莫獲王虐國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惓惓

此章之旨在此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曰以肴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推至之獨立故曰念我獨兮其憂愈甚也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督矣富人哀此惇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特申國以自託召大戎以覆國今又將莫獲王而代之位所以爲屋蔌者亦微矣所以爲穀者亦可知故以此此蔌蔌爲言民今無祿似若有所指極而害之者天天未已富人似與前章協比同義其所邀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爲言其旨可見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卒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交會且之度也詩人豈有美辭哉其  
日為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傳仁均  
傳曰經書曰蝕毛詩為先十月辛卯朔蝕辛卯臣推得  
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書胤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  
則先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彼言不以食與不食  
為災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矣春秋不書月食而書  
日食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  
德教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必其士之秀出者  
焉以正月之旨言之蓋刺携平而此詩非刺幽王明甚  
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為四月之卦  
乾也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坤卦  
嫌於無陽而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  
名詩適以月為義序詩安得不以其取義者為先後乎  
其詩辭各自著其事不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  
為先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况三章以後比指皇父  
之力役非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以不用其行為常行之度曆家之說兩傷者襲之自不為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為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下而為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剝剝者方盡陰又剋之使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首章所謂亦孔之醜者義正在此故於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薄食者常也此以陽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而不亟為善也

燁燁震電不寧未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島崖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為詩之名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昔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乃致泰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食為大變而雷電為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喪敗之國不知懼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乎內史蹇維趣馬矯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太任以九人與周襄妣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人者極寡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襄妣  
統之其曰方虬則大戎之禍未形也夫以七子之煽禍  
詩人乃顯以爲言而不忌抑若唐處士張祐作詩闌把  
寧王玉笛吹之詩聞于上貴妃出宮下髮者乎故杜甫  
有不聞夏殷襄中自誅褒妣之句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泔菜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姦人亡人國家

類自虬以聖知非與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其下則起  
大獄以劫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廢凡若  
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  
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曹侯多藏不憚遺一老俾  
守我工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  
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王朝之卿乎又言擇有車馬以  
居徂向強其私邑與羣民之於魯同也豈朝之故老亦

徇其意而往居之耶

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詭口躑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美則我里爲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爲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爲怨非天下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於正以每章八句言之則不敢傲友之自逸爲一句明矣

雨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序旣爲曲說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強言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深又有以正字聯序爲義以次二章正大夫爲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况王故皆怨天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詩名曰小明天其可以小言哉天猶以小言則雨之以無正言之可矣甚言天道之差也考之當時幽王驪山之禍

携王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嘗王之也平王挾申甫  
之助莫携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並作是詩  
專言靡所止及則靡所繫曰予未有室家皆與祀國之  
憂同義宗周既殘洛邑雖遷而不知所終民無常主人  
情皇皇萬民之天未不知所戴其託兩以言其無正也可  
矣正月之詩曰今茲之正胡然厲天十月之交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為厲王之  
世詩辭宗周既滅止謂之奔彘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止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平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既滅此不得為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昊天上有昊天此言昊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二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詩辭謂周既滅王氏乃以為有滅之形夫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叛離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未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預爲此言也夫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旣滅之言加之天王之尊哉又有可證者其曰靡所止戾曰離居曰莫肯夙夜不宿衛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庶曰式臧猶庶幾懲艾遷善也如強以爲未有戎禍辭義皆窒說詩者見平王之詩衆雜列於王風天遂旣繁以爲幽厲曾不思大戎滅周後事變方殷大小雅諸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爲幽厲乎如何昊天璧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罹禍亂之變而其甚且不悟也呼昊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爲君可見夫以天爲君則詩名以兩指王益可見當時國勢未定故曰靡不畏于夫乃指天爲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其俾亂綱常乎

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諸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疎君子也戎飢指禍也夫大戎之禍

既成而未退道饑饉禍之成而不遂其生執御王所狎  
習而亦瘁矣變亂若是可以警悟而愈甚焉凡爲君子  
者未嘗訊之盡其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答且所  
譖者屏而退之矣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爲訓可謂至  
切特恐詩旨不完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嗚呼天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軀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  
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者僅可而  
已非有崇論宏議也但能巧發竒中以取嬖倖是以其  
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次五章之能言不能言之旨故  
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  
黨爾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  
云可使者必有恃于名義者矣兩以畏我朋友也下章  
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著平王之罪如以爲

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爲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旣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微之也指平王宜曰之居于申上得罪父母僅託足於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爾遷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之甚矣痛大戎禍變之慘也

### 小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兩無正之兩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小旻之辭而名詩加之以小故說者謂別於大雅且天之爲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推之是詩似在宗周旣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六章之辭皆答其謀猷之失有不容言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



商家盤庚之遷都登進其民而共議之平王既篡携王而宗廟宮室已滅於大戎矣悵悵然無所底止論議不一小人執國柄萬姓愁怨無所屬心在位之賢既不得去又不得言是詩所以反覆致意歟小雅名詩多以小言者微周之故也亦見當時禍亂之殷非有文獻老成以素服於人周之君臣亦不能置置可否為之折衷焉此所以重可懼而作是詩儒者不能知詩人名詩之旨遂謂大雅刪其篇之多乎刪詩刪其句爾篇次詩名比皆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而不少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威于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為君其視一時謀猶之不善實君為之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若行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夫子之刪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在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臆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龍言言之者謂正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亂天皆視上之意向而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違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於上之所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何所底至乎汨喪義理愈見乖繆者也

我祖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言此詩者以執其咎一字之差故一詩之旨皆失執猶攻也如楚子玉謂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國語卷之八

國語卷之八

四

謂發言其衆莫有敢攻其失者故皆易言而不忘言衆而莫從如匪行邁謂言之不可行者以其謀不得于道也  
爾言合其道安有不可行哉

克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維爾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彼人之築室于道也其謀是以不潰于成三四章之斷句相似而旨異道之為訓亦不可合而繫言之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當國勢未定之時惟恃君臣有定見以鎮撫之則不至於流蕩濫觴也詩人見一時議論不一思欲哀而救之謂堯平之聖否未可知民庶豈無可倚仗者特恐善否不別終淪汨無辨同歸於敗而後已此詩人折衷之論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冰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不敬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蕩滅者也前

二八

詩經卷第八

六二

五五

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爲世大患未嘗以小人爲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爲之說爾暴虎馮河喻犬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演而屬之他也當時犬戎驟起中國版蕩舉天下不敢議其後如建炎初民間出榜勸人言女真易敗毋延頸就戮之意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寢有懷二人

二詩之辭若出一人，是皆指天可謂至大，宛若鳩何其微也。卒章之斷句，乃同似若禍變之大，上而及天下而飛鳥覆載之內，皆罹其禍者也。姑舍是止，以辭求之，宛然小鳥其飛，及天所指之事，未嘗及也。遽曰：念先人懷二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首章既以文武為言，二章猶望以聖賢不保天命之意，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豈於酒也。然其荒於色不聞

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恣於慾，必沈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之世，螟蛉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為善，猶二章之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之爲食粟與不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啄粟取喻以無粟終之者也填寡之人尚可以狂獄爲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之粟卒章乃溢出淫刑之意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德之温温非有才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

後二章若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惡惟溺寢似不聞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淫刑皆其所必至特其致禍莫大於寢耳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何人哉若謂幽王之太子其宜咎歟伯服歟刺幽王之舍適立庶歟其本原未明何以能知其詩之辭哉雅烏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與焉而言弁弁若飛之兒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

褒姒猶可怨也豈應如壞木之無枝乎餘章辭雖其德  
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心之險憂  
其傾陷者也是則為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咎既得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申侯怒召大戎  
滅周虜褒姒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為獲王申侯與諸侯  
共立宜曰是為平王申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與召公內  
外合力而立宣王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忿而  
召大戎也藉曰罪在申而宜曰不預滅周之釁兆於宜  
曰也若以詩序言之則太子之傳宜曰之傳也以孟子

親之過言之怨者宜咎之怨詩出他人怨實宜曰此亦  
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求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巳  
過大而怨亦本於慕末為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  
重輕不以此為准此詩之作若在乎王既廢之後其師  
傳忿其召大戎之情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  
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淵鹿雉之喻至謂心之所憂  
寧若人不知則可疾之極也此亦師傳所宜罪宜曰也  
如謂幽王在位宜曰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蹶蹶  
周道鞠為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辭非可以

為逆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

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服生於得褒姒之後明矣李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用愆厥位携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王嗣宜曰也據孟子注則伯奇之追刺與其事似伯奇伯奇尹吉甫之子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款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曰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

國詩說卷八

三十七

界

親之過大者也鸞斯以歸飛為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言立言烏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笑穀亦父子王恩之意我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曰歟自愆廢遂不以其罪也

踖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此章疾如疾首若謂如孟子疾首蹙頰止於憂而已是詩多微辭如以雅烏不反哺為興是也人之命在首疾在首則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恃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矧父母之形體乎何所瞻而非父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須忘也父母而悖之是外之不與毛相屬內之不與裏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也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辰者五行之秀氣也託言於辰以其無人性也非師傅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漙漙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詩經卷八

國三六

年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夫之生我我辰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興平王之不容携之也自剪其類則禍亂未可知也故有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今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之訓莫知其的以待群為訓



固善又似若以鹿繼舟流爲言其奔不可禁止也國風  
匏有苦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衰妙甚明  
恕幽王而重平王之罪也如謂刺幽王不應爲此言也  
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亦無  
之甚其慕獲王也詩人之所憂豈止一人乎莫知蓋有不  
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說者以投兔爲兔之投人說詩固布山類是詩恐止是

局於詩序強爲此說至若瑾死之辭其空蓋不恤也若  
非刺平王安得有瑾死之言使大戎之禍未作不應有  
是辭二事皆以尚或爲辭則其旨固無異投兔謂逐兔  
而投之如投鼠之忌器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  
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爲之瘞埋者惟不忍也  
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甚其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  
冀獲王以求逞故下章以醜讒爲言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猗矣析薪  
也夫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致禍皆讒夫也信讒者如飲酒之相醅如此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察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今如伐木之掎矣析薪之抱矣無可爲者矣彼之爲罪者舍言而勿問可也予將弃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笱之辭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

而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爲讒常屬耳於垣以伺之可謂得其情此詩非刺讒也卒章言聽讒不應及此也似若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言當屬其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終上章他往之義不敢顧計也由之訓用經文爲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太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飮  
匪其止其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寃寃遇犬獲之荏染柔木  
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頰之厚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與拳無勇職爲亂階  
既微且尪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讒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鮮不爲病詩人遽以  
亂言以盜目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迨爲衰妣

詩經卷八

四里

四日

離間言之歟故以父母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  
罪予謹無辜若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子懼不孝與號  
泣于旻天之意豈當當時詩人見衰妣之亂而未見宜咎  
之情乎父子之變至此非天爲之而誰爲天可逃乎謹  
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爲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  
僭差也豈衰妣上僭王但涵洪之而已遂至於讒然怒  
與祉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讒者之懷私也祉民  
社之宜福也知讒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福矣三章以讒  
爲必喪天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况屢盟乎至再至三

而亂已長矣向之爲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  
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爲甘也事至於此  
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  
不相屬實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創業其勞國之謀猷  
其垂憲甚大天下之公理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凡  
詩必以正誼格之此類是也惟讒夫之心不可以人類  
言免兔非犬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噬搏不止也  
五章之辭旨至婉謂木以曲直爲性木之有柔者又不  
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徃來行言此

浸潤膏血受之時也受之既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久乃有不  
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  
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顏之  
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刺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  
有微虺微猶尪羸也本無能爲而寔繁有徒其巧謀詭  
祕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  
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東萊已引之  
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勇德天下莫已

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為詩人可謂盡其實為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況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為惡宜繁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為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詩辭求之止以過門不入為憾而謂其必見讒君子之與小人與豈若是褊哉聖人存而不削亦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

詩上卷七

四三

呂

切若是况終篇未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天子編詩所主者大變雅諸詩大抵明幽王大戎之禍非不幸也其失自朝廷宮室始焉朝之小人群起讒夫塞路自小弁以後四詩專為讒也暴公果諸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灼姦先受其禍尚觀其入而言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亦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夫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為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卒章見

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爾暴公不能自立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孔艱指其倡禍者也有為之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黨惡者無與為之黨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為者倡為之端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誼則禍何由作云不我可復繼首章云字言遷與初異今乃有不我可之辭觀唁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愧於中歟抑一人以其罪為累於己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于天

陳不知爲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豈所陳之次  
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  
臆說也聞聲者其前二章所謂云者乎殆夸其聲容而  
不忌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瑟使聞之之  
意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  
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  
示其藉躡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

詩二卷八

甲五

月

不自北自南詩人明其逞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  
勢以驕陵之斯所以爲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  
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爲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  
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違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  
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  
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旣來則不應

以望爲訓我亦幸於一見矣夫讒者之愬然如此被讒乃切切覬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罔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小人自張其得勢以見其言之行者古今同一轍也

伯氏吹堦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堦篪爲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爲助不然則譖不行故有應和如一者而後其言易入堦篪雖和猶爲兩也及爾

非詩卷之八

四十一

身

如貫則爲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爲有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秘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堦篪貫也歐之言信矣何以證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人也三物雖殊比而同之則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無所告訴而訴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事也三物不若鄭以犬豕雞爲安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鬼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怪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人則不可逃也有覲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為主覲讒邪之時惟相睽異則情愈匿此詩專主一見其人一見其人則群疑皆亡如睽之上九也其初九亦以見惡人為辟咎之道

###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亦有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揚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巷伯易刑不試而民咸服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辭殆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爲惡豈不有過於讒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心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者也小人用心之邪爲謀之巧  
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諸君不餘遺策矣楚之費  
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  
巷伯之與詩人皆官訟是也詩人作詩以巷伯爲名爲萬  
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置喙也惟類知類其間亦  
有不肯爲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其甚易此  
題鴆之所以鳴歟一章萋斐之喻文之微者也纂組而  
成錦爛然悅目乃遽有大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萋斐  
也喙之大矣如箕張其口麗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若  
其口自足以肆不待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遠  
三曰慎爾出言謂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四曰  
豈不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受之必矣既盡也盡其  
術矣女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  
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  
略之驕人以彼言讒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  
讒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訶天之視其驕而伐之於其勞  
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  
有餘力崎嶇莫之並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

畝丘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本旨惟此二辭儻不能明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爲之說何以使人信且聖人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楊之爲木生於堤岸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猶菘竹猗猗之猗其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禾哉畝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五穀不於膏腴寬平之地而在楊園方茂之側所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植蓋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譏宜矣彼譖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爲雅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託之以爲辭也

詩說卷第八



